

青未了

人文 齐鲁

现在的乡村学校,尽管依然置身于乡村,但绝不是以前的那种概念了,过去的乡村学校已经融入了历史的烟尘之中,成了我们这茬人刻骨铭心的一个苍凉记忆。

■忆海拾珠

融入历史烟尘中的乡村学校

□张功基

在蓬莱,上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都不会忘记,那时乡村几乎没有独立设置的学校,孩子们就读的地方一是庙,二是空闲的民房或大队仓库。我就是在家乡的庙里入学的,在那里读了4年“初小”,五年级去了4里之外的大姜家完小,六年级又返回家乡庙里的“戴帽初小”读到了“高小”毕业。所谓的“戴帽初小”,就是“初小”里附设“高小”班。我们这个六年级班30多人,其中有邻村曲家庄的七八个学生。

我记得非常清楚,当时我们不大的校园破败不堪,教室是庙里的殿宇拆除神像以后稍加修缮改成的,老式木格窗户没有玻璃,冬天糊上报纸或牛皮纸,屋子里黑咕隆咚,讲台用土垒砌再抹上一层草泥,地面坑坑洼洼,墙壁上的石灰斑驳脱落,课桌是村里老辈子年间办私塾遗留下来的。读四年级的时候,我们和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同一间教室,一张课桌掺和着两个年级的学生,上课时一年级学生听老师讲课,我们便低头写作业;我们听老师讲课,一年级学生便低头写作业,一节课45分钟

就这样交叉轮流。这种教学班被称作“复式班”,这种教学模式被称作“复式教学”,其实这是生源和教师配比不足的一种无奈之举,但当时却被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经验推而广之,其教学质量高低可想而知。即便这样,父母们也非常满足,因为孩子毕竟不用风里雨里地出村上学了。

像我们这所设在庙里的学校还算好的,更多的学校只有几间孤零零简陋的平房,或在村边,或与民居比邻,既没有围墙,也没有操场,更没有音体美教学器材,有的还要学生自带桌子板凳,还有的是“三级复式班”,即三个年级同在一间教室,甚至老师的办公室也在教室里。当时哪所学校倘若能有一副破篮球架或木板拼凑起的乒乓球案子,那便是令人羡慕的好学校了。1965年我考入蓬莱八中以后,学校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,无非是多了几排教室,几间大通铺宿舍和伙房,有了阴雨天不能用的简易操场和篮球场,唯一的一张乒乓球案子由校队6个队员专用,图书、教学仪器和音体美器材也是寥寥无几,晚上自习课教室里挂

一盏汽灯,宿舍墙壁上有一个煤油灯,熄灯钟声一响就得赶快吹灭。

最让我深有感触的是,18岁那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,接手的四年级班就在我读初小一年级的那间西厢房里,南窗外隔一道矮墙就是村里的土地庙,我读初小的时候土地庙香火正盛,而我教学的时候土地庙只留下了一堆瓦砾。当时全民办教育,贫下中农代表管理学校,有一个口号是:“小学不出村,初中不出片,高中不出社。”因此那时每个稍大的村子都有小学,小村设低年级教学点,高年级到邻近的村小就读;初中是一个片的几个村子凑钱盖房子联办,称作“联办初中”,简称“联中”;高中则由每个公社兴办,称作“社办高中”。就是在这个时候,大量的民办教师拥入了学校,而且小学教师拔高教初中,初中教师拔高教高中,这样的师资队伍从何谈起教学质量?更何况办学因陋就简,校舍几乎全是危房!“黑屋子,土台子,泥孩子”,就是那个时期乡村学校最形象的写照。其间,虽然几经农村校舍配套改造,但收效



并不明显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,开始陆续兴建乡镇正规初中,联中和社办高中相继撤销,乡村学校才逐渐出现了新的转机。

我1991年调入县教育局时,蓬莱尚有乡村小学363所,初中23所,整个校舍、师资、仪器、器材等远远达不到国家办学标准。后来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,特别是近几年来通过调整布局、撤点并校、扩大规模,如今蓬莱乡村只有小学21所,初中11所,每所学校都矗立着壮观的教学楼、实验楼等,环境优美如画,现代化教学设施一应俱全,师资力量雄厚。小学的孩子中午在食堂就餐,早晚有“校车”负责接送;初中的孩子住上了标准的学生宿舍,而且孩子们上学不用交学杂费,不用拿课本费,小学还有免费校服。这32所学校就像金凤凰一样根植乡村沃土,办学条件敢和城里的市属学校媲美,甚至有些学校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市属学校!你说这还是“乡村学校”吗?

我为现在的乡村孩子感到高兴,他们真的是赶上了好时代;我也为现在的乡村孩子衷心祝福,盼望他们沐浴着现代化教育的甘露茁壮成长!

■民间记忆

冬天和渣子

□陶玉山

天气逐渐变冷,没有集中供暖条件的家庭开始储备过冬取暖所需的煤炭了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小时候和渣子的事儿。

那时,买煤炭都是有计划的,凭供应票购买,而且只有有城市户口的家庭才有计划供应煤炭票。另外,济南国营煤店的成品煤无论是冬夏都非常紧张,动辄断货。为了买那点计划供应煤,常常是头天准备好地排车,天不亮就去挨号排队。挨了半宿冻,快轮到自已却没货了是常有的事情,反复折腾几次才可能买回煤。而那点计划供应煤是有限的,平时使用就紧紧巴巴的不宽裕,冬天又是取暖又是做饭烧水,如同杯水车薪,根本不够用。各个家庭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挖潜,怎样使有限的煤炭最大限度地使用,好让在即将到来的冬天,家里人感到温暖不挨冻。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和渣子。

所谓和渣子,就是把煤灰碎未集中起来,再掺加上土,按比例用水将它们和在一起,搅拌均匀,然后,薄薄地摊摆在院子里,再用火钩子拉成书本大小的形状,让阳光烘晒。待晒干成形后,收拾在一起,小心翼翼地排列堆放在厨房或闲空地(恐怕使劲过大,使渣子断裂了或碎了),与块炭或煤球掺和着使用。那时候这个季节,一有空闲时间,看到天气晴朗,大家就忙不迭地和渣子,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会有一片晾晒的渣子,看上去很壮观的。要是人家的院子里没有,大家才会觉得惊异不解呢。

和渣子这个活儿看起来工艺简单,工序也不复杂,其实里面是很有学问的。首先用的土就很有讲究,济南南部山区的黄土比较好,黏黏糊糊的和煤灰很容易融合在一起,并且不冒浓烟,而且晾干后的渣子平整好看。煤灰与黄土的比例更要合计好,煤灰多了浪费,而黄土多了,燃点太小,甚至光冒烟不燃烧,达不到取暖或做饭的目的。一般地讲,按照3:1的比例正好。同时,煤灰、黄土和水一定要搅拌均匀,这样,和出的渣子不但外观平整光滑,不会轻易断裂碎了,而且还非常好烧实用。有一次,大人让我在家和渣子,我光想着早干完了好出去玩,就敷衍应付,偷工减料不说,还没有把煤灰、黄土和水搅拌均匀。又恰好赶上阴天,渣子没有完全晒透。到了冬天用的时候,弄得家里乌烟瘴气,只有难以忍受的烟熏火燎的呛味,虽然点着炉子,屋里的温度跟外面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。气得大人火冒三丈,本来答应领了工资给我买个新书包,也反悔不买了,后悔得我好几天没精打采的。

三十多年过去,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现在别说没有和渣子的事了,就是谈起这件事,小年轻的也感到好奇不已,像听天书似的似懂非懂。这不能不让人由衷地感慨。

■革命年代

撒向敌人方面的传单

不知什么时候,在我手头,存下了四五张当年撒向敌人方面的传单。上面均印有“人民解放军制”。撒向的方面:蒋军、还乡团和为他们办事的人。

□苗得雨

给敌人办事,抗日战争时期叫“办伪公”,抗战胜利后,反奸诉苦时,这类人要挨斗争,受批判。解放战争时期,他们还没有正式名称。

每张上面是图画,下面是韵文。第一幅,直接对蒋军的,叫《找暗保》,画中一个做买卖的给蒋军人员当暗保,对我部队人说:“他今后一定要对得起八路军。”我部队一负责人说:“好,蒋军立下公,将来我们奖赏。”韵文是:“蒋人员,别苦恼,要想不死找暗保,做好事,立功劳,不倒算,不胡闹,对人民,要为好,害百姓,决不饶,蒋军败,你难逃,群众人人有眼睛,你做好事全知道,将来给你作证明,性命一定有依靠。”

第二幅《解放军的政策永不改变》,上面图有一招牌“蒋军还乡团招待所”,写着“优待条例:带枪不带枪过来都优待,如果带着枪,另外有赏。”一部队人员招呼一帮人:“请到屋里喝茶吧!”对面三人有“蒋军”、“伪区队”和“被骗的老百姓”。下面韵文是:“蒋军、还乡团,定计把人骗,先把你拉走,再把你欺骗,哄你去杀人,要粮又要钱,叫你为下仇,无法把家还,然后再叫你,军队干

一千,先当乡区队,再把大队编,上阵去开火,死活不由咱,再想回老家,除非梦里见,被骗乡亲们,别作糊涂汉,八路的政策,永远也不变,只要你过来,一切不为难。”

第三幅《找生路》,图上一个伪区队人员扛着枪,在灰心丧气地赶路,后面老百姓一个说:“狗腿!”一个骂:“呸!”连一个小狗都追着叫:“汪,汪!”韵文是:“伪区队,伪乡队,无处吃,无处睡,都骂你,是狗腿,倘若是,蒋军溃,撒下你,无处归,插双翅,也难飞,倒不如,投八路,找生路,少遭罪!”

第四幅《留后路》,画一还乡团掩护老百姓,蒋军问:“那边有村干部吗?”这人向蒋军摆摆手:“那边没人啦,回去吧!”韵文是:“还乡团,别为仇,做好事,有路走,再作恶,命难活,跟蒋匪,遭折磨,蒋匪亡,无处藏,飞不过,太平洋,劝一劝,还乡团,为自己,为家园,留后路,早打算,不杀人,不倒算,对待你,政策宽,立下功,更好看,保性命,保财产,老婆孩,得团圆。”

第五幅《红黑点》,上面图是“红黑点记事簿”写着某某人黑点多,某某人红点多。韵文是:“蒋人员,别糊涂,八路有本红黑簿,上面有,红黑点,专门调查蒋人员,你若作了

恶,给你点个黑,你要立暗功,给你点个红,将来捉着你,照点查分明,若是黑点多,人民不容情,若是红点多,生命有保证,满篇都是红,为民立大功。”

战争时期,我们对敌方营垒中的人,执行分化瓦解的政策(也叫政治攻势、攻心战术),十分有效。抗战时,多少伪军集体反正和个人弃暗投明,有名的《计取袁家城子》,我们称为“计取”,就是我们的鲁中老四团侦通连,对敌伪队长等人做了工作,里应外合,拔掉的据点。

抗战时,沂蒙山东部的一座山上,我们部队在上面写了“八路军优待俘虏”七个大字,每个字,比一间屋还大,十几里以外都看得见。解放战争中,敌人方面起义的,投降的,战场上掉转枪口的,更是多多。此次战役中是敌人的兵,下次战役中就是我们的英勇战士,每次战役,经过我们的工作,总有成千上万的转变过来的敌方官兵,补充进我们的部队。蒋介石说“是我们自己打败的自己”,他不懂得马列主义辩证法,不知道当事物发生了转化,“自己”就不是自己了。我们的敌人却没有我们的政策,他们是对叛变过去的,没用了,也照杀不客气。



作者珍藏的传单。